

近三十年来文昌文化研究综述

宁俊伟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文昌帝君是道教尊奉的管理科举文衡的大神,由上古时期的文昌星宿崇拜开始,在晚唐时期与蜀地的梓潼神崇拜相结合(梓潼神崇拜是指四川梓潼地方神崇拜)。在宋代,二神合而为一,梓潼神行使文昌星神的职能,成为道教的文昌神,世人对其的崇拜形成了文昌神保佑士人科场胜出的文昌信仰。明清时期,伴随着科举取士成为执掌文衡的帝君,并逐渐演变为全国性的大神,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经过唐宋以来历代帝王对文昌帝君的追封、儒释道合力的尊奉、文人士大夫的推崇,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文昌文化。

近三十年来文昌文化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一批学术成果。1996年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昌文化研究所、四川梓潼文昌学会联合主办了“首届文昌文化研讨会”。2004年由中国道教协会文化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绵阳市文昌文化学会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中华文昌文化研讨会”,并出版《中华文昌文化——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

本文将从八个方面对于文昌文化研究论著进行综述,并提出一些对于文昌文化研究的展望。

(一)对文昌信仰源流的研究。文昌信仰是由星宿崇拜同梓潼神崇拜的结合,其中涉及到文昌星崇拜和梓潼神崇拜的流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来源复杂,有蛇神、雷神、晋代张育及张亚子祀等)。学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梓潼神的起源同文昌神的关系,以及成为文昌帝君的流变轨迹,是一个首先被关注的问题。张泽洪《道教文昌帝君述略》(《文史杂志》1993年4期)、《论道教的文昌帝君》(《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3期)对于文昌信仰的来历做了详细的考察。

道德决定论是道教发展到后期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文昌帝君是以道德化身而主科举,这是文昌崇拜最基本的特点。关于这一基本点的研究,卿希泰、姜生《文昌帝君的信仰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决定论》(《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6期)认为道德决定论所体现的后期道教发展的伦理化和世俗化的趋势,标志着道教的发展在走向衰落,同时伦理化的道教正在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广泛地走向民间,从而发挥超乎道教伦理自身影响力的社会控制功能,文昌帝君崇拜在道德信仰体系中的成熟及其社会化、世俗化,乃是后期道教发展的伦理化、民间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对文昌崇拜走出蜀地,成为全国性大神的原因进行探讨。陈翔、赵玲、杨蕊嘉、杨达《蜀道与文昌祀的扩散》(《黑龙江史志》2008年22期)提出:在先秦时期,蜀道就已经开通,这为统

一提供了军事和文治教化的可能,并且由于政区分割而民风不一,文化上不能整合,所以,为道教的发展和文昌祀留下空间。

从科举同文昌信仰的关系来进行研究。在后期的文昌崇拜中,文昌帝君主要是作为科举神受到崇奉的,由此产生的科举文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唐代剑《试论梓潼神在宋代的发展》(《中国道教》1995年4期)认为梓潼神是宋代科举的产物,是士大夫心态的反映,他的发展,得力于统治者的不断提倡和士大夫的不断塑造。王守文《文昌阁与贵州科举文化》(《贵阳文史》2003年1期)对于贵州文昌阁的历史进行了考证,论述了文昌神及魁星的来历、文昌阁的修建与贵州科举的盛况。吴进、李永红、张彪、景盛泉《文昌信仰与中国古代科举的关系》(《社科纵横》2008年2期)中试图把文昌神崇拜的狂热同科举考试的兴起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士人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心理诉求。

(二)文昌文化对社会风俗的影响。文昌信仰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互相影响形成特有的社会风俗,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常建华《清代的文昌诞节——兼论明代文昌信仰的发展》(《清史论丛》2000年)对于清代民俗中的文昌诞节进行了考察。高梧《文昌信仰习俗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则从民俗的角度对梓潼县今天存在的文昌习俗作了研究。看本加《安多地区文昌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以赤噶尤拉颇章为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3期)、《青海湖南部地区文昌信仰的田野考察》(《西藏研究》2008年2期)对于青海湖等地进行了文昌信仰的调查。

演唱文昌崇拜戏剧作为一种习俗在民间广为流传,目前比较集中于西南地区,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文昌文化道德教化的功能。高梧、郭桂玲《梓潼阳戏与文昌崇拜》(《四川戏剧》2007年5期)认为梓潼阳戏是雉戏的一个类别,其功用为酬神还愿、驱邪纳吉。从清代乾嘉年间或更早,已在梓潼一带流传。刘诗仁《梓潼戏探源》(《民族艺术研究》1993年2期)认为梓潼戏因搬演梓潼帝君故事,用于祈神赐福而得名。在清嘉庆年间,由江西、湖南、四川经贵州迁徙到云南开化府的一些移民所带来的。

(三)文昌信仰与明清劝善运动。宋元以降,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动荡,使得传统的价值观崩溃、道德体系紊乱,为了有效应对这样一种社会潮流,由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共同发起了一场劝善运动,文昌信仰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文昌帝君成为惩恶扬善的化身,文昌劝善书流行于全社会,文昌劝善思想也就成为文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明清时期大规模的劝善运动中,文昌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及地位、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是目前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对于文昌劝善书的研究,是理解文昌劝善思想的主要途径。李刚在《〈文昌帝君阴鹭文〉试析》(《宗教学研究》1987年3期)、《〈文昌帝君阴鹭文〉的伦理观浅析》(《中国道教》1996年4期)认为《文昌帝君阴鹭文》是继《太上感应篇》产生不久后问世的,至迟不会晚于元代,作者是道士。主要的内容是宣扬以忠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沈亦军《试论〈阴鹭文〉的德福观》(《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2期)提出《文昌帝君阴鹭文》的造作年代应该是南宋,是由道士以文昌帝君“降笔”的名义编撰的一部劝说世人行善积德的劝善文。宣扬有德即有福,只要积德行善,上天就会赐福。李桂红《文昌帝君劝善思想探析》(《中国道教》2002年5期)在考察文昌帝君来历的基础上,对于文昌帝君的劝善思想作了整理。认为这对于净化社会人心,促进家

庭和睦及人际关系的和谐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劝善书的价值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劝善书所宣扬的伦理道德的价值和它对社会道德生活的规范,以及劝善书的历史意义。陈芷焯《明清社会劝善书及功过格的历史作用及价值——以〈太上感应篇〉〈太微仙君功过格〉〈文昌帝君阴骘文〉为例》(《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5期)认为明清时期,宝卷、劝善书、功过格等将道德伦理观念向社会各阶层渗透,有效规范民间道德生活,通过劝善书,人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道德秩序及状况。陈霞《道教劝善书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对于文昌文化及文昌劝善书也作了细致的研究。

关于对惜字传统的研究,是一个主要围绕着文昌信仰而来的习俗,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详细考察了惜字的来由、同梓潼帝君的关系及惜字组织等。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中华书局,2005年)也作了详细的论述。

(四)对于文昌信仰文献的研究。文昌信仰文本的研究方面,王兴平《刘安胜与文昌经》(《中国道教》2003年5期)详细考察了文昌经典中的《文昌大洞仙经》、《大洞法箓》(《大洞法》和《大洞箓》)、《清河内传》、《文昌化书》、《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认为这些经典是由一位南宋时蜀中道士刘安胜所造作。刘安胜不见于任何史籍,亦无任何资料可查,王兴平通过对经文的仔细爬梳,得出了刘安胜是假托文昌帝君降笔而编撰文昌经肇始者的结论,认为在文昌帝君职能的演进和文昌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刘安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丁培仁《明道藏有关文昌梓潼帝君文献考述》(《宗教学研究》2004年3期)对于明《道藏》中重要的文昌经典进行了分析,考证它们的鸾降或编写年代、作者等,分析正文与序或附录的不同情况,从道教文献学的角度探讨宋元间梓潼神与道教的关系,同时,订正《道藏提要》相关条目的一些疏漏及错误之处。文中详细考证了《清河内传》、《梓潼帝君化书》、《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原始天尊说梓潼帝君应验经》、《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认为其各有出处,时代各异,作者不一。宁俊伟的《梓潼帝君化书》成书年代辨析》(《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2期)认为《梓潼帝君化书》的序言作于宋,正文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七十三化前基本可以认定是北宋时所作,七十三化以后的内容为南宋时的作品,元末对该文又进行修订。

对于文昌信仰碑刻资料方面的研究。文廷海《清代四川文昌碑文与文昌信仰研究》(《四川文物》2005年1期)翻检了现存的四川各地方志,对于其中所著录的文昌碑文进行了检录,共计有清一代可见有碑文者62块。同时,他对于碑文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第一,由于统治者的态度导致文昌碑文在各代分布很不均匀;第二,由于地域的关系,这些碑文在四川的地域分布是不均匀的。

(五)对于文昌古建筑文物和有关绘画作品的研究。四川梓潼七曲山文昌大庙是目前保留完好的文昌崇拜文物遗迹之一,在对文昌祖庭研究方面,刘长荣《“道法自然”的梓潼七曲山文昌宫》(《四川文物》1997年3期)中,叙述了梓潼七曲山文昌宫的历史沿革,对于文昌宫的建筑,认为是在遵循道观法式基础上,有所创新。谢焕智、高文《梓潼七曲山大庙铁铸文昌像的断代及文化内涵》(《四川文物》2000年4期)对于四川梓潼七曲山大庙现存的两组铁铸群像的年代进行了考证,据铭文认为空心的明代铁铸群像是明崇祯元年(1628)所铸造,而实心

的群像当是南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所建。

在明清时期,由于文昌帝君已经成为掌管科举的大神,对于文昌的崇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各地纷纷兴建文昌塔、文昌阁等以兴文运。对文昌古建筑的研究方面,李乔《京师文昌帝君庙小志》(《文史杂志》2005年2期)对于明清时期京师文昌帝君庙进行了文献上的考证,认为北京帽儿胡同文昌庙始建于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并对其沿革作了论述。王月前《山西运城文昌塔建筑考察与分析》(《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3期)考察了山西运城各区县民间至今还保存的文昌塔遗存。通过实地考察建筑遗迹,对其分布、形式和结构等进行了归纳和整理。

文昌信仰内容的绘画作品在明清时期大量出现,内容多集中于各种劝善故事,对于这一类绘画作品的研究,姜江来《江山廿八都文昌宫壁画》(《东方博物》2008年2期)具体介绍了位于闽、赣、浙三省交界处的廿八都古镇文昌宫壁画的情形。该文昌宫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共存壁画412幅,壁画内容分为人物故事、山水花鸟。李刚《对取材〈文昌帝君阴鹭文〉的杨柳青年画点滴认识》(《中国道教》1999年5期,)对于杨柳青年画《文昌帝君阴鹭文》进行了介绍:这些年画以《文昌帝君阴鹭文》为题材,作于光绪十一年(1885),当时共计二十四幅,现存十八幅,每逢上元节(农历正月十五)取出张悬展示。认为《阴鹭文》对挽救道德危机,维护当时社会正常的纲常秩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六)对文昌信仰与洞经文化的研究。由谈演《文昌大洞仙经》而形成的文昌洞经音乐,目前在云南等地区民间仍有流传。洞经文化是多神多教,但文昌信仰是其中最重要的信仰之一,其谈演的洞经主要的是文昌信仰经典:《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谈经注释》、《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真经定本》及《太上玉清无极总真阐微大洞仙经》。关于这一部分的研究,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成果。大致集中在洞经源流、习俗、现状、功能、性质几个方面。

目前对于洞经音乐源流的考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此外洞经的现状及谈演习俗也进入学者的视野。冉耕文《广南洞经礼乐艺术赏析及朝向》(《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4期)、《广南洞经音乐初考》(《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4期),羊雪芳《剑川洞经音乐调查》(《云岭歌声》2003年4期),雷宏安《丽江洞经会调查(上、下)》(《宗教学研究》1990年)、《略论中国洞经音乐的起源及其流变》(《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6期)、《略论中国洞经音乐的起源及其流变特征——一种多视角的文化探索》(《宗教学研究》1999年1期),崇先《云南鹤庆洞经音乐考》(《民族艺术研究》2005年5期),常八一《云南曲靖洞经音乐》(《中国音乐》1993年1期),梁宇《云南文山洞经音乐》(《人民音乐》1983年10期)等多篇论文,考察了各地洞经音乐的起源、流变、现状、习俗、功能、曲目、表演形式等。

由于洞经在历史上主要的功能即为劝善,学者们多从它的社会功能及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进行研究,邓小染《从洞经音乐的嬗变看音乐的社会功能》(《文教资料》2006年16期)和雷宏安《略论洞经音乐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音乐探索》2003年1期)、《略论纳西古乐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评判——一种多学科的文化阐释》(《音乐探索》1999年2期)对于洞经音乐的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进行了探讨。

在洞经音乐性质方面,郑慧玲《洞经音乐性质研究综述》(《文艺争鸣》2007年9期)对于现有的成果进行分析之后,对洞经音乐的性质总结出当前流行的四种说法,对不能达成认识一

致的原因则认为这是由于洞经本身的复杂性所致。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则是一本全面论述洞经音乐的专著。

(七)从文昌信仰的文化内涵进行研究。从文昌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方面进行研究,在目前是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由于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其所提倡的基本道德准则成为全民族的道德标准,文昌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儒家文化大量的吸收使它同儒家文化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杨旭升《文昌文化的儒学内核——孝友、仁德》(《天府新论》2004年5期)认为大量的文昌文籍,究其实际是劝世之文,指出这与中国传统儒学始终关注现实的人生,崇仁重德,强调孝友紧紧相关。夏红梅、朱亚辉《文昌信仰与孝道文化的完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期)指出,在宋元时期,儒家孝道文化越来越显出自身的矛盾和难题,文昌帝君的出现,从神学的立场解决了忠与孝的两难、如何辨孝以及孝的言行一致等一系列问题,从心理和行为上建立了神佑鬼惩的监督手段,表现出独特的宗教特色以及中国本土的文化特性。肖群忠《〈文昌孝经〉的道教孝道观》(《道德与文明》1997年6期)对于文昌孝道观与道家、儒家思想的关系进行探究,认为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根本,《文昌孝经》的本质是儒家孝道与道教之神佑鬼惩的维持手段的结合。

在文昌文化与道教及传统思想的关系方面,学界更多地注意到道教文化对于文昌信仰的影响及改变。孔令宏《从文昌信仰看道教的文化哲学及其意义》(《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6期)分析了文昌信仰的文化哲理,认为文昌信仰是天书真文与人文相交的结合点。梁中杰的《文昌文化与传统精神及世俗关怀》(《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7期)认为文昌文化在其长期以来的流布过程中,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三教精华,但是又独立于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外,具有正统文化无法代替的民间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世俗精神的关怀。

(八)文昌文化在海外的影响。目前,只有王兴平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文昌文化在国外》(《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1期)、《文昌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中国道教》2000年2期)、《文昌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和研究》(《中国道教》2001年2期)、《文昌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中国道教》2002年3期)、《文昌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上海道教》2000年3期)等文对于文昌文化在海外的流传进行了考察,认为文昌经典传入日本大约在明朝末年,那时《阴鹭文》已经流传日本。对于文昌文化在日本的流传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情况也作了介绍。至十五世纪中叶,朝鲜人已经开始信奉文昌帝君,文中考察了文昌经籍在朝鲜传播的途径。文昌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远传欧洲和美洲,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并有多种研究成果。同时,西方对于文昌经籍的收藏也是非常丰富的。此外,在东南亚国家中,也有文昌文化在传播,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甚至在非洲、澳洲一些国家,也可以发现文昌文化的影子。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80年代以来,关于文昌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不同的领域中,都有很重要的成果出现。其研究的特点如下:首先,就研究的深度来说,对于文昌文化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神灵来研究,而是上升到文化的层面上来研究、挖掘。其次,就广度来说,目前对文昌文化的研究,已经在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及音乐史等多学科全方位展开。众多学者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但是,在回顾对于文昌文化的研究,也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其一,对于文昌文化文献方面,

要加大力度。对于文昌文化重要的文献,要进行重点的研究。目前这一工作有非常大的突破。但是,分歧和学术争议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对这一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也需要更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来做基础性的工作。其二,对文昌文化的来源、传播路径、传播者及受众等要做细致的研究,不可笼统。在诸多的研究工作中,问题最多的,是对于一些含混之处,不能够下功夫去探究其真实面目,而是人云亦云。其三,文昌文化的社会影响。文昌文化是一种流传千年的古老文化,在其流传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神格和执掌,在同社会的互动中,对于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满足了信众怎样的需求,这是一些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如研究者基本认为文昌帝君在明清时期主要是以执掌文衡的面目出现的,但是,大量的资料显示士子无论是考前的祈神庇佑还是考后的预卜吉凶,文昌帝君并不是唯一的祈祷问卜对象,而同时又有很多的其它神祇在担任这种角色,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其四,文昌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怎样使古老的文昌文化在当今社会中发挥新的作用,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应思索的问题。传统道德的重建中,文昌文化所处的地位是什么?文昌文化在历史上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加强人们的道德反省,但这是一种神诚性的道德,它规定了每一种行为的道德属性,并且人时时刻刻处于神的监察之下,由神来赏善罚恶,以此来维持道德的法则。那么,在弘扬科学的时代,这样的提倡是可行的吗?如果放弃了这一神诚性的特色,那么,文昌文化同传统的儒家文化又有怎样的区别呢?这些都是在思考文昌文化对现代社会意义的同时产生的问题。

“朱元璋暨凤阳帝乡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凤阳召开

由中国明史学会与凤阳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朱元璋暨凤阳帝乡文化学术讨论会”于2009年10月30—31日在凤阳县召开。上午,南炳文教授致开幕词,王世华教授讲话,又有9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报告,下午则分三组展开了认真而热烈的研讨。

在这次会议上,有10多位专家学者提出10多篇文章,分别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方志学、文物考古学、家族谱牒学、语言学、民间文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朱元璋出生地究竟在哪里展开讨论,成为这次会议的亮点。这些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比较统一,对朱元璋的出生地在凤阳没有分歧。其中,陈梧桐认为凤阳说即“钟离之东乡”说,不仅以朱元璋的文字记载和口头表述为依据,而且有许多旁证,因而为官方编撰的实录、正史和私家撰写的绝大部分史书所采纳;盱眙说出现于朱元璋去世之后,依据的是民间流行的“圣瑞”传闻,不仅荒诞无稽,而且各种传说彼此牴牾,漏洞百出。刘思祥利用正史、笔记、方志、谱牒、传说等,结合实地考察,认为元末的钟离东乡就在今凤阳,朱元璋就出生在今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明代为临淮县感应乡燃灯集金桥坎)。吴仁安用大量的史实论证“朱元璋出生地‘凤阳说’反映了历史事实,故朱元璋出生地其它另类说法可以休矣!”夏玉润在考述了“凤阳”、“盱眙”二说